

史

見



青 州 省 圖 書 館
中 文 舊 書



見 史

J
17.8
1
1,3557

撰 夫 遇 陳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見 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 者 陳 遇 夫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朱

中巴八六一

(本書校對者張贖天)

史見卷一

清 新寧陳遇夫交甫撰

周室封建

封建古制也。夏商以前闕其文。秦滅其典。漢以後失其法。後世遂以周之積弱。失在封建。不知東周之弱。而不亡者。封建之力。而西周之亡。非亡於弱。亡於彊也。鎬京土沃而俗武。據千里形勝之地。以東制百七十五十里之諸侯。何患弱哉。周之制。自天子諸侯。下至卿大夫士。田祿有常數。庶人一夫百畝。皆有定分。列國所貢。則因其土之產。而王國所無者。以供祭祀燕饗之需。非若後世征山海。權百貨之可以羨餘進也。苟天子多求之。勢將無所出。今觀雅詩所載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噫。亦甚矣。諸侯知力之不足以供。而懼禍之先及。故相率而不朝。其詩曰。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蓋諸侯之不朝。非故爲抗也。周激之使然也。史稱彝王下堂見諸侯。王室始卑。而猶能北伐太原。至於兪泉。獲馬千匹而歸。使王室卑。其能遠事征伐乎。及厲王流彘。周召共和。天下諸侯。不聞有乘間覬覦者。嗚呼。使無封建。則匹夫羣起之禍。不待秦二世矣。東遷而後。失形勝之地。上無賢君。下無良臣。紀綱不立。內難屢作。寄命諸侯。安得而不弱。不然。商之諸侯。不滅於周。而不聞商之失於積弱。蓋積弱非關封建明矣。夫古未有紀綱不立。而可以國者也。東周之紀綱不立。而猶綿延數百年。則封建之力也。而豈封建之失哉。

唐志論

予讀唐志而知三代之可復也。三代良法皆本於井田。而後世所畏爲難而不敢爲者。乃唐制固近之。唐授田之制。丁男人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老疾及寡遞減之。鄉田有餘。以給比鄉。縣田有餘。以給比縣。其更易也。以十月歲終具民之年與地。又計來歲之民地。課役以報度支。其仕者內官給祿。外官亦予田。至府衛之兵。則一寓之農。聯以火隊。鉗鋸斧鑿。槽幕羈絆。皆有定數。其事若甚繁。然自唐行之百餘年。不見其繁。而祇覺其易。兵雖多而不費。官不濫而易祿。其時風俗淳美。外戶不閉。行千里不齎糧。刺史縣令。惟以年豐民安爲上考。訪遺逸。勸農桑。行鄉飲酒禮而已。嗚呼。何其盛也。唐承兩晉五代。大亂之後。典制蕩然。太宗以英武定天下。雖勵精爲治。而學術未醇。房杜救時之相耳。乃因周隋舊制。更張而網紀之。所及已如此。況聖君賢相。講求先王之治者哉。大抵先王之治安民而已。其立法也。始雖若繁難。然法立而民安之。故可經久而無弊。後世之法。其始雖若簡便而易行。然法立而民不安。不安則奸僞起。奸僞起則變法以防之。防之術益多。而奸僞益甚。蓋愈煩愈弊。以迄於亡。必然之理也。噫。後之冥悍者。無論已。卽讀書談道之士。亦多惑於流俗之言。而以師古爲迂。見七國之發難。則以爲封建不可行。見新莽之分田。則以爲井地不可復。此與因噎廢食無異。悲夫。後世有意先王之治者。考唐室之制。而變通之用。其善而去其弊。亦可以治天下矣。雖謂三代不遠可也。

史正名分之書也。而難於正亂世之君臣。史失其正。然後正統之論作。歐陽子之進秦。隋也。以其一統也。其進魏與梁也。以其時無如是之強者也。夫苟視強者而歸之統。則正統之論可不作也。章子霸統之說。謂篡弑暴亂與偏安而非其正者。不可與三代並也。故別之爲正統。霸統。云者。猶曰。非其正耳。而蘇氏又從而非之曰。正統之名。猶曰。有天下云耳。夫有天下而遂名正統。則誰不知之。彼稱帝則帝之。稱王則王之而已。正統之論。又可不作也。蘇子以正統者。名之所在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於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嗟夫。聖人以名爲教。亂臣賊子。不敢肆者。畏其名也。名當其實。則名正。名非其實。則名不正。若輕與其名。而陰求其實。則是名非其實也。且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則已耳。設角立不相下。則取義正言順者乎。抑取僭竊者乎。此安可以強弱論也。如以強弱論。苟始強而終弱。或始弱而終強。必旣與之。而又奪之也。循蘇子之說。勢將至乎此也。子長列項羽於本紀。其意亦以當時無強於羽者也。不惟君臣大義。而姑與其一日之強。過矣。說者曰。秦滅政。由項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以項繼秦。編年法也。吾意不然。據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八月。武臣起。九月。沛公起。沛。項氏亦起。江東二年四月。沛公見項梁於薛。六月。沛公如薛。與羽共立懷王。羽與沛公比肩事之。羽不得臣沛公也。破秦正月。尊懷王爲義帝。分立諸王。則王諸王者。義帝也。四月。漢王就國。五月。還定三秦。至二年十月。義帝弑。漢遂伐楚。入彭城。羽未嘗專制天下。安得繼秦。且項氏世爲楚將矣。義帝楚後也。子屬以五世相韓。求立韓成。成死而委贄於漢。以報項。視項氏何如哉。諸將之奉義帝。以爲名也。項氏之奉義帝。則分也。義也。君臣之分定矣。而

弁髦棄之。此在他人且不可。況羽乎。初義帝約先入關者王。關中沛公先入。羽意不悅。而惡負約。名曰巴蜀。亦關中地也。乃以沛公爲漢王。羽之剛悍自用。猶以義帝一言。不欲顯背之。亦見公義之在人心矣。剛悍如羽。終身不敢稱帝。羽不稱帝。而作史者列之。帝豈理也哉。王莽之亂。更始伯升皆宗室。而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伯升與世祖北面臣之矣。後伯升見誅。世祖迺貳於更始。世祖之卽位也。使使徵鮑永。永收繫之。遣人馳長安。知更始已亡。乃出其使。發喪罷兵。封印綬。詣河內。世祖問其衆。永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世祖不悅。時更始河內太守守懷。攻之不下。使永說之。守降。乃喜而賜永洛陽商里宅。永固辭不受。後爲司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之。永曰。豈有北面事人。而過墓不拜。雖獲罪所不避也。拜泣而去。嗚呼。亂世君臣。知大義不失節者。永一人耳。世祖不以爲賢。而反見嫌。則君臣之分。不明於天下久矣。義帝之不得爲君。與更始之不得爲君。一也。向使羽知大義。一時賢將相。維持調護之。平暴亂。一海內。而歸之義帝。王室治。則退居西楚。如西伯之專征。亂則攝天子之事。負扆而朝諸侯。終身不失臣節。雖伊周無以加也。而豈所望於羽。後唐莊宗破梁。欲稱尊號。張承業曰。吾王世忠唐室。今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不謂宦者。乃有此言。惜乎莊宗不足語此也。此義不明。遂至見利不顧。放弑相尋。置如弈棋。而棄同芻狗。人道澌滅。禍可勝言。乃作史者。不正其義。以教萬世。反視強者而姑與之。是遵何說哉。夫史是非之衡也。史失其衡。則是非聚

訟予少時。曾見世史類編一書。自唐滅削朱梁。以沙陀李氏繼之。沙陀滅。削晉、漢、周。以南唐繼之。南唐滅。而後授之宋。謂南唐唐宗室也。此又矯枉之過。歐陽公去五代未百年。而南唐世家。不直書爲唐宗室。其是否未可知也。然卽唐宗室。亦不可繼大統。或曰。蜀漢繼漢。而南唐不繼唐。不同乎。曰。不同。昭烈仕於朝。屢立戰功。受獻帝密托。誅曹以安社稷。事不可爲。閒關楚蜀。討賊之義。聲於天下。丕篡而昭烈繼。宜也。知誥遠竄江湖。唐室之興亡。無與焉。幸值世變。藉力徐氏。奪徐而因以篡吳。原其志。特僭竊耳。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惟功德及天下。與大義伸於天下者。得有之。而豈私於李氏哉。噫。此又統之一變也。

前漢書論

君子不幸而仕衰世。國事日非。天子孤立。流涕痛哭。而譴戮隨之。一旦國破亡。則櫻鋒鏑。昌矢石。九死不悔。而小人者。方且崇高富貴。極聲色。玩好之奉。偷生苟免。視宗社危亡。若秦越人。嗚呼。君子何樂而爲此。夫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惟賢者能自中材以下。視利害相去千百。鮮不易慮。所恃史官以名賞罰之。使易世而後。覽賢人君子之行。莫不掩卷太息。徬徨不忍去。而於小人之覆國者。如見穢物。若將澆焉。故雖小人亦有所憚。而自愛其身後之名。蓋史之權。足以維綱常。扶名教如此。予讀班氏漢書。未嘗不恨孟堅之非其人也。元帝時。石顯用事。京房以明易。召見內殿。委曲曉譬。上始然之。而優柔不斷。房卒爲顯所陷。固以爲不量淺深。危言刺讖。構怨彊臣。罪不旋踵。誠如固言。是彊臣必不可犯也。勢必拜其塵。由其竇。而後已也。王章剛直敢言。以司隸遷京兆尹。彈劾其職也。而曰。不量輕重。夫忠臣事君。惟義是

視。豈量輕重哉。量輕重而後行。鄙夫患得患失之所爲耳。子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愚者不量輕重而行者也。量輕重而後行。則龍逢比干。皆千古之妄人也。章之極論王鳳也。帝感寤欲斥之。使章言得行。則王氏之禍。不至滋蔓難圖也。董賢以嬖臣封爵。王嘉爲相抑止之。何武已爲三公封侯矣。哀帝末年。復爲御史大夫。時王莽就國。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聽。值哀帝崩。太后召莽入。誅董賢。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以爲惠。昭少主之世。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今成哀。比世無嗣。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而太后竟用莽。此皆義所當言。而其時其事。又大臣所宜言者。固乃曰。王莽之作。內外咸服。董賢之寵。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蕘障江河。用沒其身。夫武嘉身爲宰相三公。而不障。則又於誰障。毋惑乎劉輔。鄭崇。皆以狂瞽目之也。死生大事也。忠孝大節也。殉節而死。雖有他過。固將宥之。若龔勝拒莽。雖夷齊。何加焉。而廷論爭言小事。曾不爲賢者諱。老父入弔之語。於名義何取。必污之而後快。是誠何心哉。東漢黨錮之禍。成於張儉。成瑨。而始於李膺。破柱殺張朔。在諸賢亦未免風采太峻。嫉惡太甚。而范氏壯其節。而略其過。以爲李膺。振拔污險之中。蘊義生風。鼓動流俗。使天下之士。感激從之。其論陳蕃曰。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功雖不終。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力也。夫陳寶。旣敗。一跌不收。羣閹愈肆。凌彘以至於亡。何力之有。而范氏以力許之。何也。從來小人蠱害宗社。流毒生民。未嘗不畏天下之起而誅之也。卽幸而得勝。其中必有震悸不寧者。苟或繼之。未必可以再三徼倖也。樊忠義以勸將來。故權姦有所畏而不敢發。今以君子之一跌也。遂

以不量淺深罪之。是必袖手旁觀而後可也。不亦沮忠義之氣。長姦邪無忌憚之心哉。田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魯之不能討。齊亦明矣。而大義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此春秋志也。且夫名者。人情之所重也。苟非下愚。莫不自愛其名。以魏武之恣。終其身不言禪受事。曰。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賈充之弑髦也。假手於成濟。雖其母不使知。其母每及成濟之弑君。輒切齒唾罵。而不知其子之所爲。聞者皆竊笑。充既老。常以身後之諡爲憂。充佐其主弑君篡國。何患不得志。而諄諄慮之。慮作史者之權。能發其隱而誅其後也。范氏而外。知此義者益鮮。陳壽作三國志。盛稱華歆清純德素。無一貶辭。歆始從袁術。術敗而歸孫策。已而又歸曹。伏后之弑也。歆勒兵入宮。壞戶發壁。牽后而出。此盜賊所不忍爲。而歆爲之。其清純德素。固古所未聞者哉。嗚呼。史之失其權也久矣。後之如固與壽者。又曷可勝道哉。

後漢書論

魯論有言。子不語怪何也。說者曰。怪異亂常。語之人將惑而駭之。故不語也。吾意不然。夫既有其事矣。聖人一言以示天下。則可無惑可無駭也。而故不語之。則且益惑之而益駭之。何取於不語也。聖人之不語也。謂其不足語也。天地大矣。無物不有。少所見則多所怪。苟習見之。是皆不足怪也。今夫陰陽之氣。薄而爲風。激而爲雷。凝而爲雪。散而爲雨。使閒世一見。未有不怪也。唯習見之。是以安之爲固然。其於人物也亦然。人鬼之各如其常。鳥獸土木之各肖其類。必然之理也。天地不能有正氣而無雜氣。猶人不能有和氣而無沴氣。故無形者忽而有形。有形而或非其形。無聲者忽而有聲。有聲而或非其聲。偶然之事。亦

必然之理也。孔子作春秋不書，而左氏書之。世或疑其浮誕，而不知深得聖人之旨。何也？彼以爲偶然之事，聖人略而不書，聖人不書，天下後世必有從而書之。且附會而甚其說矣。是故趙氏之厲，彭生之豕，申生之登，僕伯有之介行，與夫神之降，石之言，龍蛇之妖，皆直著其氣機，感召天道報復之所必然。使信而有徵，而參之時事，以寓補救修省之意，斯善於言怪矣。故曰：得聖人之意者，左氏也。若夫方技之屬，爲妖爲幻，古固無之。卽有亦在所不書。史載方伎，自范蔚宗始。所錄多不經，而載費長房劾繫東海君，東海大旱三年，此齊諧所不道，謂之爲史可乎？古人辨黃帝鑄鼎事，是寓言，如女媧補天之類。此善讀古書者。卽今釋道諸家所述幻怪之說，多屬寓言，而昧者以爲真。讀書而爲書所愚，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晉史踵之，杜預蛇吐，賈充鬼責，禱山破敵，誦經脫械，甚至劉聰子約，喪心狂語，亦筆之于書。聰窮兇極惡，天誅不旋踵矣。彼鬼神何爲者？乃預建大國以寵之，是反禍福之帝，逆天道之正也。其妄不待辨，而悖理傷教，不已甚哉！自是而後，南北諸書，益紛紛不可勝數矣。則范氏啓之也。

五代史論

天下不幸無湯武之君，則必就其強而有力，可以庇民者而定于一。苟得強而有力者，而不能定于一，四分五裂，並爲敵國，則相其德之優劣，而考其名號所自出。設又不幸，而德同名同，莫能相尙，然後始視其勢之大小，與授受所自以別之，別之而勢小，而私擅其政，設湯武之君臨天下，則予以負固僭竊之罪，而不能辭。苟視勢之大者，其德其名，無以相過，而號爲共主，而僭竊之罪，獨歸之小國，則其心必有所不服。

于其名五代之亂極矣。大國小國皆無可取者。歐陽公列五代于本紀。而世家十國。十國封爵朝貢。皆諱不書。曰以五代之君視十國。則五代之君未見遠過十國也。蓋式序懷柔之典。不與焉。東漢劉晏。義不臣周。以爲稍近正。而特異其辭于九國。故其論曰。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世。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不敢不慎。其義之嚴如是。故予奪皆當。而無所過。漢之三國。魏曹篡奪于德。于名無取焉。而陳壽作志。紀魏而傳蜀吳。且以寇書寇吳。且不可。況寇蜀乎。習鑿齒謂蜀滅而晉興。晉當繼漢。不繼魏。齒晉人也。善于爲晉。晉繼漢則爲正統。繼魏則爲篡統。壽旣不明順逆之大義。而復不解大小強弱。無以相下之故。故旣名三國。而又賊蜀吳。不惟是非倒置。而亦適以自亂其例。魏收之作魏書也。魏宋通好。而書劉義隆遣使朝貢。自欺以欺人。徒爲後世笑。其譏毀南朝諸君。無所不至。比賈豎女子爭言。殆尤甚焉。而又何以爲史。嗚呼。後之言史者多矣。抑知史之難言也。吾故著歐陽公作史之意。以爲紀亂世之法。而又以爲非賢人君子知大義者。未可以語于史也。

刪史

古之書患其少。後世之書患其多。古之書典謨訓誥。舉大要而已。所遺實多。至義農則不可稽。學者惜之。自周末兵爭法令滋章。文辭煩密。策士縱橫。以言相布。文學之徒。爭以論說相高。自是而後。諸子百家。支離詭雜。淆亂日甚矣。甚至作史者。亦增華積靡。浮而失實。夫百家之言。失實闕之而已。史而失實。則無以垂法戒。而大義不明于天下。嘗考全史所載。略言之。可刪者有十焉。子長史記。班氏譏其疎略。然世遠事

闕。不得不爾。第不當紀呂后而削惠帝。故帝紀宜如班史。至褚少孫所補。則鄙陋無當。可刪也。班氏漢書。自武帝以前。襲遷史無所去取。其改者。貨殖傳。及酷吏。不載張湯。杜周而已。夫游俠貨殖二傳。遷蓋有爲而言。又其時去秦未久。漢網疎闊。豪俠乘閒。竊利擅權。故存遷作。可見一時風俗。若漢書。則直汰之可耳。至杜張酷吏。自有定論。豈得以子孫貴顯之故。出其父祖之罪哉。故班史續遷之未備可也。其竄改諸傳。可刪也。南北二朝。事既叢雜。作史者又少綜貫之才。是非失當。褒貶任意。魏收穢史。已見譏當時。沈約宋書。尤多繁瑣。李延壽裁爲南北二史。論者謂遠過本書。而又闕諸誌。當於宋魏隋史。博採諸誌錄之。歸於南北二史。紀傳則互相參考。汰其錯謬。則宋齊梁陳魏周齊七史。可刪也。南北統分。勢不相下。故各以史著。其他僭國。不得別立正史。歐公作五代史。附遼耳。無遼史也。則遼初宜附五代。後則附宋。金亦附宋。不得爲正史。其世系官爵詔令。可存者存之。則遼金之別。爲二史。可刪也。取人以德。不以言。其或紀言。則詔令以定民志。興行善俗。奏疏策議。明先王之教。切於國計民生。謂之有用之文。若詞賦之屬。連篇累牘。何所用之。曼倩客難。自以長才短用。作玩世之辭。原無深旨。而揚班崔蔡。沿襲不休。卽以文論。已屬可厭。況列于史乎。若此類者。皆可刪也。文章關於國家。又視其當否。所言當存之可也。若魏晉五代。篡奪相尋。而九錫禪位。諸文。比德堯舜。頌功湯武。使讀者津津色動。以爲理勢所宜然。而因時會就功名者。恬然安之。而不覺其非。若此類者。又可刪也。史傳信而闕疑。彼太古之世。荒服之外。史官未備。典籍無徵。闕之宜也。乃作者偏以荒遠無考之故。而張大其辭。而牛首蛇身。槃瓠廩君。諸說。誕妄無稽。若此類者。又皆可刪也。

百家方伎。邪正各殊。班孟堅傳君平。謂卜筮可以惠衆。有非正之間。依著龜以曉之。與子言依於孝。與弟言依于順。因勢導之。從者過半。此君平之賢。而班氏之善言卜筮也。卽以後漢一代言之。如郭憲之直諫。許楊之興利。李邵之廉潔。管輅之先見。可傳也。噴水匿形。是爲幻術。不足書。若鬼神之事。憑于人而徵於實者。以災異書可也。訛言寤語。亦筆之書。則愚矣。若此類者。又可刪也。五行五事。數本相配。災異之應。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第修人事以聽天。不必拘執天意。以強合人事。晉梁山崩。傳曰。山有朽壤而崩。君降服徹樂。祝幣史辭以謝過。如此而已。鄭虺竈欲禳火。子產不從。旣而火竈曰。不聽吾言。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不聽其言。亦不復火。石言于晉。師曠以爲工築非時。必有非言之物而言。以諷晉之築麗祁。此修人事以聽天之說也。成湯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其爲天時人事也。湯亦或知之。而不敢曰。予知。可知者人。不可知者天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不可知也。如必附會以實之曰。某災是欲某事。某災是主某事。是淺於視天也。則其修省無幾已。且據傳言之。亦多不驗者。劉向父子所見各殊。京氏更多乖戾。董生稱漢醇儒。乃高廟殿災。而勸武帝行殺。卒不免後世之譏。孰爲定論哉。又不獨此也。同一天人之理也。歸之修省則爲正。參以術數則爲妖。彼揣測天意。以爲如是者。當國亂當有誅殺之應。遂使草澤無聊。輟耕思變。而權奸誅鋤異已。動以應天爲辭。王莽以此愚天下。谷永以此愚其君。眭孟之徒。以此殺其身。貽誤莫大焉。故紀災異。以示修省可也。五行附會之說。其中固有可刪者也。春秋之法。求名而亡。欲蓋而章。孫可之論史。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故以遷序周繆。固傳蔡義爲非。彼宰

相且爾。何論其餘。是故處士視其志。遜世高蹈。而志于道義。可書也。遜世高蹈。而詭衆邀名。則不可。漢楊王孫是也。儒林視其行。通經學古。而謹恪無過。可書也。通經學古。而辱身賤行。則不可。晉韋諛是也。他如豪俠佞幸之徒。本不足錄。其有善可稱。與事關國家。書之可也。無善可稱。而罪不及君國。可無書矣。此中又有可刪者也。自唐宋來。鉤元提要。代有作者。然取節於字句。未當去取之義。且表志缺略。不得爲全書。但紀傳可以文士任之。志則各有專家。未易兼綜。而又以歷朝館閣所定。號爲正史。草茅刪改。疑于僭分。苟有啓沃之職者。任其事而論定之。使義例正。賞罰當。芟其煩蕪。歸于大雅。讀者不苦于浩繁。而善惡勸戒之旨。燦然可按。則上之朝廷。可以資治。下而學士大夫。亦得援古證今。不至蹈不學無術之譏。其於立身治人。亦庶乎有所補也。

經傳

古聖人之行事。不可得而見。而得之於經。古聖人之論說。不可得而聞。而亦得之於經。經者。聖人之意也。孟子論堯舜湯文。五百餘歲。有見而知之。有聞而知之。以後聖人之心思學力。溯前聖。猶賴五百年之見。知如此。後之儒者。其心思學力。未必盡如聖人。而生數千年之後。禮湮樂廢。典籍散亡。而追求聖人之意。噫。其亦難矣。易卦畫自羲皇。千餘年。而文王周公演之。又數百年。而孔子贊之。以成一書。其精微廣大。如天地之不可涯涘。而焦京之徒。主于卜筮。王何以降。入於莊老。至於宋儒。折衷諸家。援辭據理。較爲切近。而於左氏所載。絲象。取類之富。變互之奇。其不傳者已多矣。況義文精意乎。典謨所紀。皆堯舜禹皋。觀面

告戒之語。殷盤周誥。則曉諭臣民之辭。其深奧佶屈已如此。伏生偏能記誦之。至於孔壁古文。文從字順。而偏遺忘。此誠有故。不得不啓後人之惑。則以古人意深。後人意淺。可判也。經書中其明白簡易。莫如詩。其可依據行習。莫如禮。祭祀陳祖宗之德。燕饗通君友之情。按文以求其義。可也。國風贈答諸什。則非耳聞目見。安知作者何人。作者何意。疑信參半。固無足怪。儀禮古人所行之禮。如今之儀注。其字句古奧。多與近代殊。不便於誦讀。而代變新制。古禮又多不行。至明遂廢。而不用。禮記中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蓋釋儀禮之書。儀禮詳禮之節矣。此則申其義也。當周末年。諸侯去籍。又經秦火。蕩析無遺。今儀禮十七篇。皆士禮。大夫禮。鄉禮。惟覲禮出於諸侯耳。王朝之典。無存焉。意禮儀三百。卽古儀禮十七篇之類。其散逸者。不可復識。禮記特存其義。而內則少儀。曲禮。諸篇。卽所謂威儀三千之類。漢人輯之。復附以書傳中之言禮者。以補其亡失。雖閒有不倫。然古之成書。歷代守之。未可以後人意見。輒加訾毀也。至於周禮。整齊畫一。固無可議者。宋儒以介甫之故而疑之。夫聖人治天下。纖悉必周。彼分田授產之制。旣備矣。而天時人力不可齊。雖同田之中。不能必竟畝之如一。而冠昏喪祭。疾病夭札。有出於常費之外者。緩急而無所資。則是天下有無告之民也。於是。有借貸之令。使服役於公。旬以爲息。其於民。固自無害。介甫豈不知周禮意哉。其意欲以富強之術。矯宋之積弱。諸賢羣起而爭之。遂不得不引古誼以相折。曰。收息亦周公遺法。此介甫之強詞也。而執此以疑周禮過矣。世之謂周禮爲僞書者。或以周都鎬京。無五服之衛。或以設官太多。千里之入。不足以給。此皆不足疑也。周禮爲經國久遠之書。亦曰一定之理。當

如是耳。且周公嘗營洛邑以朝諸侯矣。非宅中哉。京邑居中。五服環衛。理之常也。事無大小。必有專司。亦理之常也。至居重馭輕。未嘗不因地利而任可兼理。未嘗一事必需一官。計國用之通量入爲出。冗員必汰。何患不給。夫子謂管仲官事不攝。不得爲儉。然則周官雖列其名。而其中之兼攝者。不可指數矣。何以此疑周禮哉。若夫春秋之義。則說者更多矣。自左公穀義例不同。諸家傳習。各附其師者。千有餘年。遂至舍經從傳。三家並立于學官。而不能相一。有宋南渡。胡康侯折衷貫穿。獨出己意而伸其說。至今宗之。而議者謂其穿鑿太過。未知於聖人之意當否。予近讀元史。得元儒趙訪所說春秋。又特出一解。訪自言受業於九江黃澤。澤告以有魯史之春秋。自伯禽下至頃公是也。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也。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筆削之旨。可得而求。訪研思二十餘年。作春秋集傳。其序略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罕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始數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蓋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迨其極也。三綱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世變如此。則人心安所底止。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伯肇興。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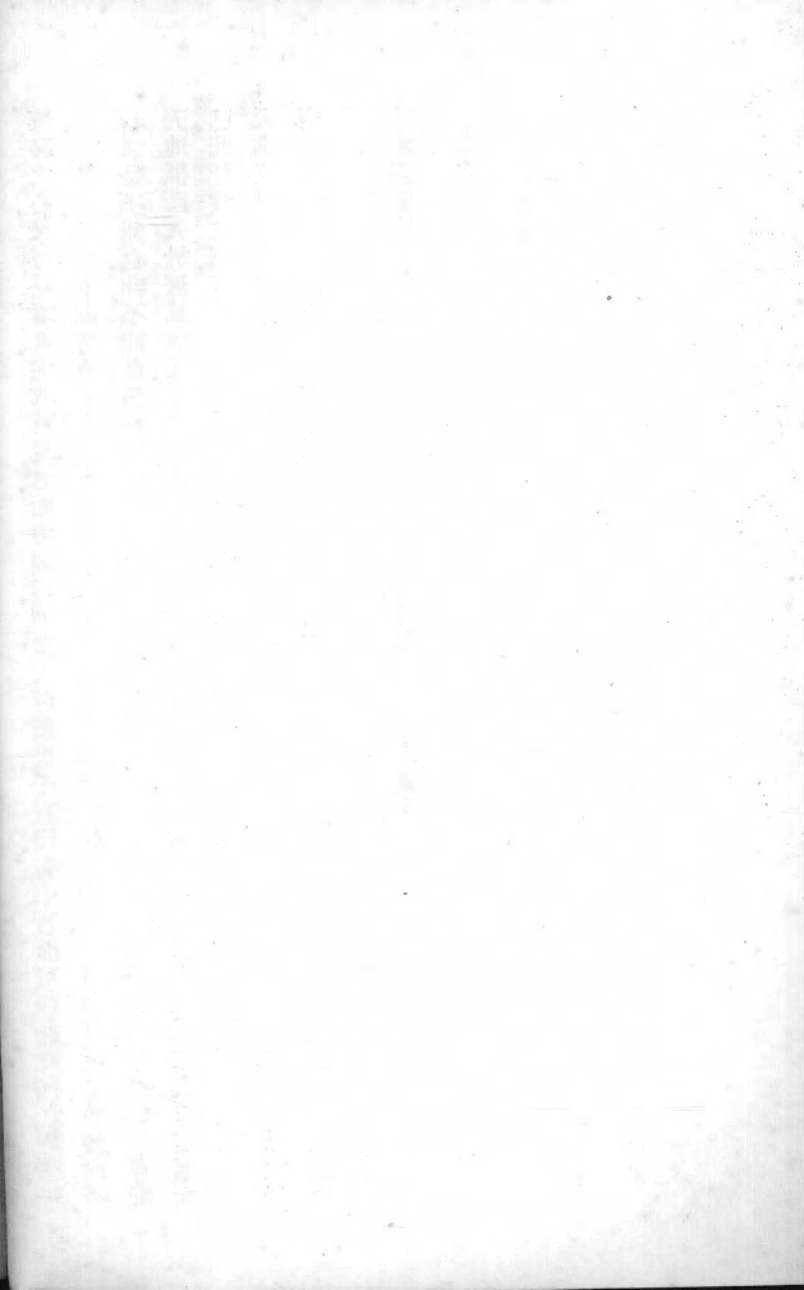
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君臣能無惑志與。故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則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說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於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穀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由不考孟氏。而昧制作之原也。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卽位。不行其禮。不書。二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

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
 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爲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
 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其帥師。君自將不言帥
 師。十五曰。凡天災異物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
 凡策書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卽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
 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
 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類之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
 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
 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而存異。或略常以明變。或略彼以見此。或略是以著
 非。或略輕以明重。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所書有事同而文異。文同而事異者。予奪無章。則是非不著。於
 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
 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大夫專兵
 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
 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恆稱。則稱
 人。五曰。謹僭竊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與。以攘卻爲功。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

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異其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恆辭若特筆則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尙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不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皆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策書之大體則謂夫子書法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其敘述之意如此自非於春秋義例確有所見安能排二千載之衆論紛紜而是正之惜不見全書不得其解說之詳蓋自元末以周禮缺冬官爲不完之書至明遂定爲五經而三傳之學俱廢註疏各有專家著爲令以取士稍有出入縱高談眇論皆以不中律屏之士子童而誦習白首而守一編其於古註及他家所說畏如蛇蝎惟恐逸焉尙何暇考證同異伸一

喙於其閒。夫古人之意深遠矣。吾烏知自漢至唐千有餘年。讀聖人之書。遂無一識聖人之意者也。吾又烏知夫數千百年之後。讀聖人書。無好學深思。更進而得聖人之意者也。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存其說以備參考可耳。而擯棄不道。使學人勞神焦思。微言大義。湮沒而不傳。可不惜哉。自九經廢而好古者。又有十三經之刻。十三經者。於九經之外。益以孔孟孝經爾雅。仍取古注。竊以爾雅訓詁之書。不當列之經。與孔孟等。而大學中庸二篇。表而出之。戴記之中。此宋儒特見。不可復混入禮記。而以學庸二書。借論孟爲四書。取上以爲首。而五經次之。此又明人特見。遠出漢唐之上。固不可易。蓋古學士專治經。治經者。必兼通論語孝經以爲常。學庸則附戴記。孟氏尙列子書。夫易與書詩。雖先孔孟而作。然一經各治一事。推廣其理。則無所不通。而體裁文義。則各有專主。且古人之書。其代愈遠者。其詞愈奧。此自然之理。若夫學人立身行己。知愚賢不肖。可坐而言。起而行者。則孔孟四子之書也。孔子慮夫後之學者。求之高遠。茫乎不知畔岸。而莫得其指歸也。是故引而近之。日用之間。使切實可行。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記者亦謂子罕言仁。夫在天爲天道。在人爲性。性中有仁。萬理所從出也。自宋以來。儒者動言心性。謂不言心性。則事功爲粗迹。夫子顧不言性與仁。將何言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不可見也。居處執事與人。其可見者也。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仁不可見也。恭。寬。信。敏。惠。可見者也。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又可見者也。從其可見者。而力致焉。則盡人可能也。孟子言性。以仁義禮智不可見。而其端可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可見者也。欲害人之心。穿窬之心。紵臂踰牆。墮間龍斷。

無恥之心。又可見者也。從其可見者。而力制焉。則盡人可能也。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雖素不學者。執而語之。亦皆通其說也。然知而不行者。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四書中。中庸最精深浩博。三十三章。突兀離奇。莫可端倪。顯而極平。贊化育配天地。微而入於無聲無臭。然約其旨。惟以達德行達道。推而至於治家國天下之九經。以實心行實事而已。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說也。是故立說以教人。必引而近之。使求之日用行事之實。而不索之於性天幽遠之區。此聖人之意也。今之說書者。吾惑焉。以四書取士。謂士子讀聖賢書。識聖賢之意。以見之行事也。而士子讀書。止爲課文。講章家新說繁興。是非乖舛。避小嫌而昧大義。支離瑣碎。自相閼隔。彼漢唐說書。猶辨事理也。今之講說。專辨行文。夫以經書之光明洞達。發爲文章。則探其蘊而不可窮。取文章之鉤牽避忌。以說經書。則漓其詞而晦其義。嗚呼。此又非聖人之意矣。



史見卷二

離著

子長作史。魯隱卽位。書于周紀中。周秦本紀。皆卒孔子十二。諸侯年表。亦曰始共和。訖孔子繼春秋。尊孔氏也。其上溯黃帝何也。周室東遷。政教不行。故孔子修魯史。明王法。志在義不在事。事則尙書雅頌。與列國史官載之。未嘗亡也。自戰國迄秦。而後大亂。方策無存。存者亦散失訛舛。遷不論次。則後無所考矣。故始黃帝也。班固譏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其實不然。遷所論陰陽。儒墨名法。諸家而歸重於道。乃述父言。非遷言也。遷不宗黃老。而不諱其父之宗黃老。此遷所以爲信史也。經學不明久矣。遷序孔子。以爲修經術。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正。置老子於列傳。以申韓附之。曰。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非確然於聖賢之旨。能爲斯言乎。王介甫謂遷置孔子於世家。自亂其例。多所抵牾。噫。孔氏之道。不以世家而大。而遷世家。孔氏尊孔氏也。苟尊孔氏。則又何責焉。

禮記輯於漢儒。而宋人必欲去呂不韋之月令。月令順天時以達民事。政之大者。非惡月令也。惡其出于不韋耳。不韋著書。食客數千人。其中豈無伏生孔甲輩哉。出自漢儒。則以爲是。出于不韋。則以爲非。甚哉宋人之固也。朱子欲以儀禮爲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其餘曲禮少儀。以類相從。如此則得之矣。

孟堅作漢書。自秦以上不錄。以爲漢家一代之書而已。乃作古今人表。何哉。史以載事。事不核。則人不信。彼洪荒之世。書傳中偶得其名。何所據而品第之。以聖仁智爲三等。固有所未盡。而又列爲上中下九等。更失之誣。魯連、閻相如。權術士也。而躋於伊、傅之列。老氏、孔子所推。縱非中道。何至與祝鮀、任鄙同科。無忌戰國賢公子也。置之第五。而呂不韋亦居五。至魯隱讓國。乃斥以下愚。揣固之意。蓋以隱不卽正而欲授桓。反爲桓弑故耳。人亦有言。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吳泰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名位世所爭也。苟有讓者。君子必亟與之。宋宣舍子而與弟。春秋不以殤公之難。累宣之高。公子札當立不立。卒階吳亂。後世惜之。而不以爲罪。信如固言。則趙宋藝祖。亦可列下愚。而戕賊同氣。以固大寶。爲賢主也。固作漢書。下死節而否正直。所見大率如此。

東漢之末。朝政亂於上。而風俗清於下。李膺以黨免歸。士大夫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陳蕃爲光祿勳。時范滂遷主事。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棄官而去。郭林宗曰。若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謝焉。漢世重名節。不以官貴屈人。類如此。晉孫楚爲石苞參軍。始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楚恃才倨傲。不可爲訓。然上官略苛禮以養士氣。自是盛德事也。元帝遷江左。就見杜夷。夷固辭。朝命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恆就諮訪。賀循老病。太子親往拜之。史臣謂西漢之崇張禹。東都之禮桓榮。弗是過也。晉區區江左。綿歷百餘年。蓋元帝尊賢禮士之報。豈倖邀哉。

隋文行事。多與秦同。如禁大刀長稍。毀甲仗。禁私家畜兵器。禁河東不得乘馬。禁吳越大船。築長城。征高

麗突厥。禁緯候圖讖。禁私撰國史。廢太學及州縣學。皆與秦暗合。外官九品以上。父母及子。年十五。不得從之官。則古所無也。盜邊糧一升。皆斬。籍沒。以錢試左右。受者輒死。其猜忌果於殺戮如此。當開國之初。而元氣已盡矣。何以能久。

梁末年。趙巖用事。待溫韜最厚。及唐莊宗圍梁。巖走投韜。韜斬之以獻。又與段凝善。嘗勸末帝。廢王彥章。而用凝。梁亡。段凝奏請誅巖家屬。遂族滅巖。以小人親小人。禍之烈如此。晉江州刺史王彬。敦之從弟也。素以義抗敦。不協。敦誅敦黨王含。欲投王舒。其弟應勸使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觀衰危必能愍惻也。含不從而投舒。爲舒所害。彬初聞。應來甚喜。具舟待之。既而不至。深以爲恨。不困人於厄。此君子之常。不獨彬也。而世之甘附小人。以取隕滅者。相踵而不悟也。哀哉。

盧導仕唐。潞王從珂犯京師。愍帝出奔。宰相馮道。使盧草牋勸進。盧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今天子蒙塵於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以忠義見責。何辭以對。不如率百官詣太后。取進止。語未終。報潞王至。道又促草牋。盧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導雖歷事梁。唐。晉。而臨事猶持重。李愚碌碌。廢帝嘗目爲粥飯僧。然猶不若馮道之庸劣無恥也。而世皆以德量推馮道。衰世人情。識見概如此。真是可恨。

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漢之三老嗇夫。皆譽望之人。故能教誨諄讓其鄉。而集衆事。非若後世之任戶

役也。後之任戶役直罪之而已。漢刺史守相得專辟召之權。魏晉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皆考之里閭。試之曹掾。然後久備王官。所謂舉所知也。後之任選舉。則舉所不知而已。

趙盾弑君。誅意也。誅意義也。歐陽子謂捨穿罪盾。乃逆詐用情之吏。聖人不爲。故疑盾實弑。夫傳本國史。盾奔而穿弑。三傳皆同。豈盡誣乎。然安得不罪盾也。靈之欲殺者盾也。穿之弑靈者爲盾也。爲盾而弑。盾權雖不足。猶當致力討穿以報君。況盾之權可制穿乎。盾不禁穿於未弑之前。又不討穿於既弑之後。固知弑君實盾意也。方襄公薨。盾欲立公子雍。狐射姑欲立公子樂。盾殺樂矣。及畏穆嬴之逼。背秦而立夷皋。潛師禦秦。是又欲殺雍矣。夷皋既立。國有嫡君。以理論秦。秦必退。秦即不退。亦不能以一旅之師入晉。而易主。乃秣馬蓐食。私一舉而殲之。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正卿權重久矣。盾廢二公子而立靈。此與里克何異。而伏甲嗾獒。不能死盾。而盾之有備可知。左氏以宣子賢大夫。每曲爲之辭。所以益啓後人之疑也。臧氏奔邾。魯君臣欲罪之。而無辭。乃以犯門斬關盟之。而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以如防爲要君。亦春秋法也。誅意也。謂之逆詐可乎。自西漢引春秋決事。取誅意責備之說。務爲深刻。後儒非之。遂謂聖人第直書其事。一切微文譏刺。皆非聖人意。孔子固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若直書其事。則文耳。史耳。所竊取者。又何義乎。是皆矯枉之過也。

以德治民。謂之循吏。以刑治民。謂之酷吏。以刑治且不可。況以刑殘之哉。南史循良傳。吉翰刺徐州。有囚當殺。其典籤欲活之。因呈事。翰曰。卿欲加恩此囚。便當代其罪。卽殺典籤。而原因有杜驥者。給其友而反。

謂之陷之重辟。沈瑀令餘姚苛法繩豪宗。以報徵時之辱。其悖戾類如此。謂之循吏可乎。延壽之論曰。晚代情僞繁起。不可御以龔黃之化。故所取多強悍。謂之有才。不知無才者不能酷。酷吏皆有才者也。人情無不愛生而畏死。彼志在擊斷。而才又足以勝之。一入箝網。不可復出。故莫不縮頸駭汗。重足而立。是以令必行。禁必止。然而好生之意盡矣。嗟夫。好生者。天地之心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不然。漢之郅都董宣。其廉潔剛正。豈不卓然名臣哉。然不得免於酷吏之名者。爲其好生之意少也。若南史所載。置之酷吏中。且羞與之同列矣。乃目爲循良。不亦反常悖理歟。甚矣。作史不可無識也。以酷爲循。貽誤豈小哉。是非之辨。義與利而已。湯武逆取。天下不以爲非。志在救民。以義動也。郡縣苦秦苛法。羣起亡秦。陳項魏田之於漢高。成敗雖殊。始事則一也。是不可以僭逆論。西漢之衰。君未嘗暴其民。民未嘗叛其君。王莽狐媚竊據。人心不服。故一時舉事者。誅莽以存漢。則謂之義。背漢而自立。則謂之賊。世祖旣正位矣。囂述何爲者。不謂之賊。而何。張步李憲。羣盜之雄。彭寵受命典郡。畏讒而叛。王昌盧芳。僞稱漢宗。皆盜也。范氏竝列之諸侯王上。蓋以秦失其鹿爲例。而高材疾足先得者。光武也。大義不明。崇姦賞盜。毋惑乎身犯大惡而不自知也。

周共主也。魯秉禮之邦。宗國也。無罪而見滅。作史者惡之。呂不韋相秦。滅東周。黃歇相楚。滅魯。罪不容誅矣。歇傳記歇誅。而曰是歲也。嫪毐亦爲亂於秦。秦覺夷其族。而呂不韋廢。所以明天道之可畏。報應之不爽。小人而無忌憚。未有不覆敗者也。卽以文論。亦見子長文法整暇。非後世作史者所及。讀者草率略過。

便不見古人用意深到處。

子長不獨文字雄深。其識見高明。其書芟削百家。誣謬不可勝計。如燕丹烏頭白馬生角之類。許由范蠡。每多疑詞。惟以孔氏所傳爲正。皆其識高處。此論最當知。遷述往開來之功不小。而後世當典章大備之日。故勦荒誕以誇奇。其不足語於史明矣。

宋太常傅隆曰。樂舞備八音。行八風。八音諧而後成樂。故以八爲例。天子至士。降殺減其二列耳。若一列又減二人。則士止四人。豈復成樂。佾人如佾數。此杜預法左傳之訛也。服虔注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例之證也。漢興八年。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祠后稷。舞者用童男十六人。亦二八之例。應劭曰。十六人。古之二佾也。

浚遼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取百姓男女各一。以爲公姬。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宋均爲守。乃下令曰。自今以後。爲山娶姬。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此與西門豹河伯娶婦事相類。而無事溺巫。善術過之。均性寬和。不喜文法。以爲吏能宏厚。雖貪縱猶無所害。若苛察之人。身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值漢明嚴切。不行其志。然此言固不可易也。

元帝時。罷郡國廟。韋元成言是成帝時。復南北郊。罷諸祠。匡衡言是。劉向漢代名儒。猶且惑於鬼神靈爽之說。敬鬼神而遠之。謂之知聖門且難言也。成哀之閒。漢運中衰。雖天意亦人事之召。豈罷祠廟所致哉。後杜鄴亦言之。

韓延壽以德化民。其才過趙廣漢。望之稱儒者。乃嫉其治郡功名出已上。故按其前事。致壽不服。兩相告訐。竟以此殺壽。殆非君子之行也。故知志於功名。則不足以語道德。卒以剛直取禍。豈天道之還。毋亦見道之未深歟。

西漢重長者。遂有僞長者。袁盎嘗譏周勃。以嘗文帝矣。勃繫而盎救。非其情也。勃之釋。賴薄太后言。豈盎力哉。說申屠嘉。以釋下車之慚。詔諛文帝。以解淮南之悔。長者當不如是。甚至止帝不自悔過。而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何其戾也。傾陷鼂錯。乃其故智。盎以詐取名。而錯以刻致敗。君子寧取錯不取盎。予讀東漢書。見茅容殺雞奉母事。心竊疑之。師友人之大倫。獨不可爲林宗具半俎。使吾母爲賢母乎。故知東漢尙名節。遂有僞名節。上崇儉而朝多布被。上獎廉而署有懸魚。此亦世道人心之憂也。

漢末天下大亂。田疇爲劉虞奉表京師。旣行。虞爲公孫瓚所殺。疇北歸。遂入山中。躬耕晦迹。威信及人。人皆歸之。常忿烏丸賊。殺其郡人。值曹公征烏丸。乃從曹公破柳城。論封亭侯。固辭不受。魏人士當以此君爲第一。

晉武時。太守文立。請絕聘士禮幣。皇甫謐曰。束帛元纁。古制也。強學待問。席珍待聘。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古聖王求士。恐禮之不重。豈吝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求士乎。夫子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奈何棄之。識者以此知晉武之無經國遠猷也。謐遂終身不仕。

晉食貨志。紀農事頗詳。自魏以來。皆著於書。此自要典。作史者不可不知也。晉紀綱政令。無可取者。惟農

食一事。略有經緯。至於末年。變亂迭生。而時和年豐。百姓家給人足。蓋重農所致。

沈恪事陳。陳武受禪。使恪勒兵送梁敬帝出宮。恪不肖。此一事足爲陳臣第一。亦五代所少也。宣帝時。督吾廣有恩惠。

范氏作獨行傳。謂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以此論李克、繆彤、范冉、劉翊諸君可也。忠孝士之大節。若譙元、李業之忠節。彭修之孝義。恐非一節之行。王彥方之德義感人。避董卓而拒曹公。亦當在徐、姜申屠之列。

周瑜破曹。便說權取蜀。并張魯地而鎮之。與馬超結援。瑜還據襄陽。以蹙北方。值瑜卒。故先主得入蜀。此天意也。蘇子由以棄天下而入巴蜀。爲先主失計。蘇氏父子論事不確多如此。

鄧艾入蜀。譙周勸降。陳壽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孫盛曰。不能固守。當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山水峻狹。非步兵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姜廖五將雲集。何憂於亡。譙周僞儒。揣天文圖讖。久蓄降志。鴛庸誤國如此。而後世或以爲智士。是則後之效尤。而世修降表者。盡智士也。哀哉。按魏入蜀時。吳使丁奉督軍向壽春。施績聚兵南郡。丁封、孫異如河中。皆將以救蜀。聞降乃罷。時後主亦欲適南。譙周力持之。棄忠義如土苴。視宗社如飄瓦。律以名教。是漢室之罪人也。

孟嘉初爲庾亮從事。後乃參桓溫軍。亦未見有阿附桓溫事。考其生平。與王子猷支頤看西山無異。乃郗

超不附溫傳而附嘉於溫傳何耶。東坡雜說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蓋謂嘉亦謝安之儔也。特遇與不遇，建立相懸耳。

蘇老泉論諫有正議有權術。故其君易從。李鄴侯得之。貞元中，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旣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帝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此正論也。又曰：起今杜郵有祠，請詔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此則權術也。又曰：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帝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爲榮矣。此等事最是無關輕重，亦必委曲歸之於道。此進言之法也。德宗謂鄴侯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朕問難往復，詞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使朕中懷屈服而不能不從。於此見鄴侯涵養學問之功。漢唐中惟留侯鄴侯人品相似，其善諫使人主聽信亦同。漢高大度，故留侯之言簡要，唐德苛察，故鄴侯之言詳密。二公德慧術知，大略皆得之黃老。昔人謂子房似諸葛武侯，非也。武侯誠篤，不雜智數，陸宣公似之。

順宗卽位，首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追陸贄，陽城，赴京師。王叔文謀奪宦官權，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使其謀得成，唐之福也。劉柳文人，輕躁浮薄，則誠有之。然志在功名，非苟溺富貴者。叔文小器，以蚊負山，自是債事。然畢竟與姦邪殊科。史謂其黨日夜密謀，不令人知，蓋志小而圖大，欲有所更張而不能決也。而故甚其辭，亦衆惡而不察耳。

劉知幾幼時授尙書業不進聞講春秋左氏輒能辨析踰年遂通覽羣史蓋性有偏好故成就有專家學士類然中宗時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己意不遂乃著史通四十九篇而委國史於吳兢知直筆之難容也元和閒韓退之才重一時柳子厚責其不爲唐修史及爲順宗實錄宦官惡之嘗議閔然卒竄改無元篇乃知作史誠難言之吳兢唐史當時所推然爲則天撰本紀沈既濟非之謂當書太后不宜曰上中宗宜稱皇帝不宜稱廬陵王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廟唐列爲帝紀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不當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書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宜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書所在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若后姓名才藝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曰則天順聖武皇后方是時議不行後考亭朱子修綱目皆本此論云

漢景帝時梁孝王得罪使田叔治梁獄叔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上問之對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問之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誅之而太后不安是憂在陛下也帝大賢之唐給事中得批敕例別連白紙李藩爲給事輒於黃後批之識者知其遠大器後當國有詔以河東節度王鐔兼宰相藩筆滅之署其傍曰不可同官皆駭曰縱不可宜別奏何遽以筆塗詔耶藩曰出今日便不可止何暇別奏事竟寢田叔善於行權李公古之遺直然亦其時禁網疎闊不若後世文法拘牽故賢者得以行其志也宋李文靖爲相引燭焚詔謂中使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觀此等事想見君臣親愛之深去古三代猶未遠

涇水之捷。評史者謂晉君臣無恢復志。殆未深考。謝公當國。文武用命。民無勞怨。應機委任。悉得其宜。故能矯情鎮物。外示安靜。使衆心不搖。既破苻堅。慮桓石虔難制。又懼桓氏失職。缺望。乃以桓伊、石虔、石民分守三州。各得所任。以厭服其心。使朱序進據洛陽。謝元宜威彭沛。俟來年水生。東西齊舉。值道子讒搆。次年而安卒。大志不就。當堅敗時。安奏請乘其釁。使謝元徑造渦。穎。經略舊都。已而克兗州。復甄城。疏漕運。進兵青州。又進伐冀州。據礪礪滑臺。苻丕惶遽欲降。遂渡河。據黎陽。三魏皆降。而道子用事於中。安既卒。而元亦引退。晉室之不復興。天意也。方中原雲擾。苻姚慕容。自相蹂躪。天若佑晉。使謝公運籌策。指揮而收之。何難奏效哉。後來論史。惟明儒章楓山深許謝公。吾鄉白沙先生是之。其詩云。一著將窮一著通。謝公全術算江東。眼中論事如章子。是有當年國士風。具此識見。方可謂知人論世。

五代史。晉出帝重貴。爲石敬瑠子。及卽位。封敬瑠爲皇伯。歐公論曰。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自然之理也。降服者。恩屈於義。故降服爲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惟閭閻鄙俚之人。必諱之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絕其天性之親。以爲伯叔。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故書追封皇伯。敬瑠爲宋王。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其議英宗。濮王禮。皆本此意。

宋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其事。錄事先有貸於富民不獲。乃勅富民父母共殺女奴。罪應死。公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錄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公

笑謝。密使人訪女奴得之。富民獲免。知州以公雪冤死者數人。欲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閒詣公叩頭請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白沙子云。僕每讀書。見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予於漢書。嘗記蓋公處蘇正和事。蓋公勸素與正和有仇。正和以事忤貴戚。涼州刺史梁鵠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勳。勳止之。正和得免。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正和也。怨之如初。此又君子精義之學。正大光明。不獨用意之厚也。凡史冊中如此類。皆當揭而書之。爲後世法。

王介甫新法。其中固有可行者。如方田均稅。以一百六十步爲一方。分地計量。定其肥瘠。而分五等之稅。著爲額。去影射。平輕重。自是不易之法。保甲則古人固行之。後亦未嘗不舉行也。募役則視州縣事之煩簡。應用僱直多寡。計民貧富。輸財募役。名免役錢。未成丁者。亦以次輸名助役錢。此在貧戶。或有難辦。然得免於公。旬追呼。以自畢力於衣食。未爲不可。農田水利。其時得廣田千七百九十三處。凡三十六萬一千一百頃。有奇。揆以儒者之論。近於爭利而損下。然抑豪強之匿欺。苟不至於擾民。亦國法所必核也。惟市易之法。以內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者。平其價市之。若市於官。則席其金帛。田宅爲抵當而貸之錢。均輸之法。令發運使總五路賦。入資其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以制其有無。是二者。則商賈之行。壟斷之術。非國體也。保馬使保甲養馬。則有耗瘠以致累者矣。青苗使出息貸錢。則有急迫不能償者矣。大抵更制立法。必慎擇可

任之人。因民情土俗之便。假之歲月。方可冀其成功。人情安於因循。而憚於改作。縱有良法。未必樂從。況擾民者乎。荆公任好利之人。以行興利之事。而又責效於旦夕之間。其何以濟。溫公罷新法。同列病其太速。罷法太速。猶不可。況於興法。而欲免於民之怨讟也。必不能矣。

商鞅開阡陌。而井田廢。其時聽民自墾。故豪強得以兼井。而無力者。遂致貧弱。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按其田之多寡而征之。而田則未盡屬之民也。漢興循而未改。聽民自占。而收其租。成帝時。師丹欲復井田。而不果行。至晉武始分民田。因亂而廢。北魏文帝。繼行均田。其法較密。齊周隋。亦倣而行。至唐貞觀。乃定口分世業之制。行之百餘年。法久浸敝。歸授之間。煩擾欺隱之姦生。楊炎遂變爲兩稅。兩稅法立。田始盡屬之民。而井田之制盡廢矣。按通考所載田數。漢元時。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餘頃。隋開皇時。田至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千餘頃。唐天寶時。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八千餘頃。而宋元豐開田。只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餘頃。雖宋之土宇。除幽、薊、靈、夏。交趾。不入版圖。然皆邊障屯戍之地。爲田不多。未應倍蓰於中州也。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蓋朝廷重擾民。未嘗窮究。故莫得其實。此宋代仁厚之澤。遠過前代者也。王荆公以宋積弱。欲行新法。爲富強計。溫公力爭而罷之。後世以汴梁之亡。由於新法。此亦深文之論。其實新法果行。未嘗無益國計。而究無救於汴宋之亡。蓋立國之本原。不關富強也。強莫如秦。富莫如隋。而亡國皆最速。豈貧寡之故哉。

明儒章楓山。謂宋元學校之外。又有書院之設。書院無利祿之誘。凡有志之士。皆聽其就學。有田以供給。

之。延名師碩儒爲山長。以主教之。故出其中者。多好人才。諸老先生。有不就仕。而反就山長之聘。樂爲開講者。今日須是復立書院。庶幾作養得人才。蓋明初時。未有講學書院。故楓山有此論。豈知後來書院盛開。而支離冗雜。分門別戶。反成黨禍哉。然此非書院講學之過也。非其人也。

朱子謂賈誼之學雜。本是戰國縱橫之學。特計較道理。不至於秦儀蔡范之甚爾。緣他根脚。只從戰國中來。此說恐未必。然縱橫家學問。總是利害兩字。計較目前。以傾動人主。窺其意之所欲所畏而中之。眞賈生所不屑也。卽以文字論。賈生文亦眞樸。無策士習氣。張南軒謂賈生英俊。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亦然也。此說却當。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爲無助。更探本之論。彼治安策中所陳。皆是三代王制。謂縱橫家有是言哉。

明儒胡敬齋。謂選舉之法。漢猶近古。隋唐空言無實。宋程明道上神宗劄子。純然先王之教。簡易之法。用力甚易。得效甚速。劉念臺曰。明道論取士。卽古周禮選造之法。今名皆具在。惟其實非耳。惟論養賢劄子。欲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給俸而不任官。止以應詔命。凡政治典禮。則委之詳定。許得奏陳。使政府近侍之臣。互與相接。以觀其才識。累歲而後任之。此論却好。要之名在實非四字。足盡後世政弊。苟非其人。而使政府近侍之臣。互與相接。以議政治。夤緣曖昧之奸。有不勝言者矣。固知有治人無治法。法立則弊生。帝王致治。澄其源而已。徒法固不能自行也。

鄭澹泉有言。唐虞夏周。皆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曰。旁求俊

又曰。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自此始。極平常語。一經拈出。便足垂教。真是善讀書人。荒遠之事。聖人不道。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典謨可據也。宋羅長源作路史。於佛國之土俗物產。考究甚詳。足破世俗之惑。伊周非攝之說。尤關名教。又謂孔子不說伊尹。惟孟子稱之。至百世之師。獨推伯夷。柳下惠。而不及伊尹。蓋伯夷。柳下人。所不宥爲。而伊尹。則人之所亟欲爲也。然伯夷。柳下可學。而伊尹不可學。學夷惠不成。不過隘與不恭。學尹不成。不知所底止矣。此等語。更關繫千古名言。其於古昔荒唐之語。亦多所折正。其文深奇古奧。自成一家。第以上世之事。無徵不信。故其書不傳。至明世史類編。撮其略。而失其體。斯不足觀矣。

歐陽公謝知制誥表云。聖躬勤儉。王事焦勞。邊鄙未固。億姓未蘇。故每進一善。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未嘗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砥礪。尙須訓誡丁寧。其作內外制草。嘗恨不得專一思慮。以極道。天子難喻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皆此意也。請補館職疏云。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才能之士。明於仁義道德。通於古今治亂。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其言如此。此古人所謂有用之文章。經世而華國者也。自明以八股取士。謂之文章。蓋藉以講明聖賢之理耳。苟於理無所發明。非經世華國之謂矣。

居夷浮海。雖是寓言。然到天下大亂時。聖人明哲見幾。自然要全身遠害。言之必可行。非若後世文人才士。長劍短匕。故作壯浪語。以欺人也。聖人生亂世。瀕於危險者屢矣。以天德自信。以斯文自任。此修吉與

善之常。固是不憂不懼。然天道遠而難知。萬一有不能解免處。聖人亦止安於義命之正。非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左慈劉根也。幸其時列國之君。猶識好賢禮士之名。而卿大夫尚多賢者。故去亂國。適治邦。冀道之一行。以濟世安民。不忍聽斯世之淪胥。而莫之拯救。故馳驅僕僕如此。假使列國諸君。皆肆行暴虐。當國諸臣。盡如宋桓司馬輩。聖人自當蕭然遠引。如鳳凰翔於千仞。無安坐而落阮瑒之理。豈得謂聖人無隱意乎。讀書家拘泥不通。見聖人接引荷蓀。荷黃沮溺。諸人有仕以行義之說。便謂聖人無隱。遜志隱逸之流。非聖人之道。夫苟不同道。則聽其與國充耘耔可矣。接引胡爲。彼皆見道之士。其才可以用世。但獨行其是。未免所見者偏。蓋聖達節。次守節。惟聖人之道大。而後可以行權。是故道濟天下。撥亂世而返之正者。聖人也。世亂則隱。獨善其身者。志士也。若夫世亂而仕。則得行其志。必以濟人利物爲己任。而不失其正。非其道義。決不枉己以徇。是亦聖人之徒。可以有爲者也。若與世浮沈。隨時俯仰。斯亦不足觀也已。及門之士。冉有季路。仕於權門。聖人未嘗止之。然終不以爲賢於顏淵。閔騫。則聖人非貴仕而賤隱明矣。獨是天下事。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世方多難。而賢人君子之勢未孤。相與維持調劑之。則事尙可爲。宋王介甫新法。旣行。諸賢皆投劾引去。堯夫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秋。新法雖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耶。此卽夫子接引荷蓀諸人。而及門弟子。仕於列國之意也。夫天生聖人。以爲天下。天下亂而聖人不救。誰其救之。故非萬萬不可爲。聖人猶未忍恕置。非謂聖人必不隱也。聖人時中。無所不可。若聖人不隱。則荷蓀果於忘世。而聖人又果於用世矣。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自是出處之

正所謂不仕無義者。謂君臣主義。分所當盡。力所能盡。自當爲君盡之。不可私其身而遺其君。蓋爲荷蓀諸人。廣其見而破其拘。非謂時不可爲。亦必仕而後爲義也。必仕而後爲義。則可以處而處。是無義矣。爲此說者。是欲富者之所籍口也。或人疑居夷爲陋。夫子故以理諭之。子路聞浮海而喜。夫子故以義裁之。蓋聞言遽喜。猶是平日率爾之風。夫子謂凡事皆當揆度義理。審量而後行。若不度量而行。便恐有過差處。此卽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意。非謂海必不可浮。我必非浮海之人。遽自反其辭。以責子路也。東漢之末。黃巾亂。邠原入海。隱於鬱洲山中。孔融以書召之。不答。繼以董卓之難。王室播遷。原遂渡海。適遼東。學徒從而居者數百人。講誦之聲不絕。後曹氏當國。中州稍安。以遼東非可久依。復渡海而歸。此獨非浮海乎。安見海必不可浮也。孔子沒未幾。楚滅越。越衆散遁海上。而民居遂徧百粵。秦并天下。使屠睢入粵。討不服。越人走險以叛秦。而民居遂徧東南海島。至漢武開邊。悉爲郡縣。非皆中國乎。後四百年。而晉棄日南。又五百年。而宋棄交趾。噫。惜不得聖人居之耳。使聖人居之。吾知成邑成都。詩書禮樂。蔚然振起。而閩廣又爲腹地矣。賢豪之生。不擇地。陋不陋視其人耳。彼唐宋諸君子。移官嶺表。輒悲愁悽愴。不能一朝居。而呼號望揀。抑又何哉。

每見坊刻孟子去齊文字。必代齊宣作輕薄語。是留却是送。此時下講章誤人。於聖賢身分情事。不曾夢著分毫也。齊王是十分愛敬孟子。孟子亦十分欲行道於齊。其所以不合而卒去者。正自有故。孟子去孔子百餘年。世變風移。大不相同。春秋時。先王法紀未盡亡。列國諸侯。猶以禮教信義之名。相維繫。其卿大

夫尙多君子。共守此意。所以孔子相魯。只是以德漸化。返薄還淳。不須大段改革。惟三家僭梗。故亟亟於墮都。強公室。以弱私門。使政歸於一。設久於其任。三家自要服從。但得巨室服從。則弱國歸心。強國慕義。而化行天下矣。其時齊強魯弱。夾谷之會。斬萊夷於壇坫之上。而景公心忤。不惟不能抗止。且歸田以謝。過則先王禮教之名。尙行於天下也。到孟子時。所謂禮教信義。掃地無遺。七雄樹兵。日尋戰伐。時田氏有國。已數十年。外則田嬰、田忌進戰退守。內則淳于慎到縱橫遊說。其餘智計之士。則籌兵食。盡地利。不復知有仁義教化之說。積習已成。牢不可破。假使齊王傾心實行井田學校之仁政。舉國用事之臣。必無有聽齊王如此做作。齊王亦必不能盡違舉國之議。將從前國富兵強。已成之規模。洗滌淨盡。而別做一番世界。且如孟子之說。善戰服上刑。連諸侯次之。闢草萊又次之。如此。則用事諸臣。必無一人能安其位者。所以齊王孤疑回惑。終不能放膽聽從孟子。孟子亦知齊王到底不能屏衆議而獨用己。故有去志。觀居休章。便是此意。蓋未至人國。不知就裏如何。及既至其國。眼見今日攻一城。明日取一邑。選車徒。急賦稅。腹心之臣。計畫於內。強勇之士。經營於外。如此舉動。而望其改絃更張。顛趾而出否。此實難矣。因見宣王天資可以爲善。又宥降心相從。有明以教我。請嘗試之之語。而待賢之禮貌不衰。故有可留之道也。至欲委曲留孟子。則更齊王本心。是時列國爭養士。已成風俗。孟夫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所至國君。畏其議論過高耳。未嘗不心慕其賢也。齊故大國。孟子若宥與諸弟子留齊。自隱然爲國重。強鄰大敵。聳聽加敬。所不待言。齊宜非下愚。豈不知此。況齊宜本好士。稷下名流。如三騶子輩。以百千計。皆

錦衣玉食。游談相高。豈於孟子。而惜鍾鼎之養。孟子若宥居齊。自有薰陶漸染之益。於式之言。固非虛願。素餐之說。儘可自信。何至遂與龍斷者比。因王有萬鍾之語。孟子故以欲富答之。蓋微詞也。夫去就君子之大節。進以禮。退以義。光明正大之行。必不隱忍小就。爲庸人藉口。且孟子之志。欲王道之大行。不爲區區與小利。行小善也。獨不觀答陳臻之言乎。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孟子當戰國時。立身行己。自是做第一流人。必不宥在第二行下。豈待齊王禮貌既衰。而後去乎。若如講章所云。則禮貌既衰。而未去矣。孟夫子泰山喬嶽。壁立萬仞。其自待何等。豈有親見齊王意中。如許輕薄。而不知知之。而猶戀戀不舍耶。何不思之甚也。然齊王未嘗不欲留孟子。孟子未嘗不倦倦於齊。而終決志以去者。則見於尹士章。所謂王庶幾改之。王如改之。則必反予之語。註云。所改必指一事。今不可考。此紫陽先生說書之慎。以其無據。不輕下一字。講章家不得其說。只以行道爲辭。夫孟子在齊久。其爲王商度者。不知凡幾。而王無行道意。至去而後出。畫爲王留者。不聞及此意。時子告陳子。亦不聞及此意。何有一旦猛省。遽反孟子。而行王政乎。此必不然也。嘗以意揣之。孟子於王。所謂格君心之非者。不在用行政上規諫。且所居者客卿。無官守。無言責。有事則告。有問則對。孟子無所憾於王。王亦無所忤於孟子。何有苦諫而不用。力言而不改者。計孟子於齊。所耿耿不忘者。惟取燕一事耳。蓋戰伐之事。不得已而行之。乃士君子與人國家之一大事。而此舉又齊宣仁暴分途之一大關。齊國治亂安危之一大機。其時孟子適在齊。齊王又嘗問孟子。所以勸齊伐燕之語。當時已有此疑。夫噲之亂。舉國無君。人民塗炭。

齊爲鄰國。無聽其死亡。坐視不救之理。故孟子未嘗止齊之伐燕。而但勸以行仁政。仁政所以禁暴止亂也。使齊王聽孟子法文王之言。則一舉而仁義之聲滿天下也。而王不從。不然而反旄倪。止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去。不惟諸侯無辭。而子平旣立。亦且心服齊義。王可無虐名。而齊可無後禍也。而王又不從。至燕人畔。子平立。而王亦悔矣。然天下事失之於前者。未嘗不望補救於後。是以君子貴改過。故孟子諷陳賈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此非泛言。正與王速出令同意。蓋亟亟乎望王之能改也。是時燕昭雖立。而齊勢方張。燕衆未集。爲齊王計。惟有返其故地。還其民人。重寶遣使。修好於燕。謂前日以燕國之亂。不得已而有此舉。今嗣君能行先公之政。光復舊業。孤之望也。何敢因之以爲利。如此。則燕昭可無復讐雪恥之名。而燕之民。幸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更生。出於望外。夫且忘前日之慘。而戴今日之德於無窮。豈非改過不吝之君子。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無虧於德。無損於名哉。然齊王又必不能從。何也。此事在仁人。則爲善補過。能下人。能以大字小。在智士。則爲善謀國。使國無後患。而義聲益彰。而在小人。則以爲怯。而損國威。以自屈於人。爲大恥。彼戰勝攻取之徒。方詡詡自誇。誰肯復聽此語。不但此也。不爲與國。必爲讐邦。聞燕昭之志。且有乘其勢之未集。而掩襲之。離間之。多方以阻之。此策士故智。勢所必然。使其怨毒愈深。長禍胎而滋亂本。其有不自貽伊戚哉。夫春秋之世。楚爲強霸。吳未通於上國。而伍員以羈旅之臣。閒關逃死。竟能使闔廬興師。三戰入郢。句踐以會稽之辱。臥薪嘗膽。一戰而沼吳。而況幽燕用武之國。以昭王之明。傾心下士。以雪先人之恥。而報舉國之仇。齊驕燕懼。齊憤燕奮。齊曲燕直。下齊之師。不待智者。

而後知也。夫士君子傾蓋之合。一飯一金之惠。見其失策。猶且爲之營揅排解。而不忍去。而況於君臣之義。知遇之殷乎。旣不可以口舌爭。不得不以去就爭之。又不獨爲行道計矣。夫仁政行而齊民安。此天意也。有待於後者也。毒燕而齊民不安。則人事之招也。國之不保。而何有於王。而事屬未然。狙目前之利者。必不之信。是賢人君子所隱痛也。故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蓋能改過。則王無暴行。不失義聲於天下。故孟子猶可留。或俟時會之來。以徐圖後效。此之不改。而與燕爲仇。以遂其過。勢必日甚。一日豈可復居危亂之邦。無道之朝哉。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不爲。豈有甘爲暴露之行。知而不改。而可與圖治乎。此則雖欲不去。而不得矣。然其罪亦不盡在王何也。當燕畔時。王曰。吾甚慚於孟子。此便是改過之機。王之足用爲善。此亦其一端。而無如誘而蔽之者之多也。孟子謂齊人無以仁義爲王言。非盡非薄其君。其實齊人無知仁義意者。觀留行章。知左右之無正人。觀奕秋章。知舉朝之皆佞士。不惟不能將順其美。而匡救其惡。且從而錮之。望之。煽惑之。欲望有成。豈不難哉。此孟子之所以深爲齊惜。而終于王乎。惓惓也。不識先儒說書。曾及此意否。因作是題文。附志其說。

右史見二卷。國朝新甯陳遇夫交甫撰。按是書前卷史論後雜著。昔劉知幾撰史通於歷代諸史。攻擊不遺餘力。卷內刪史一則。實已盡其概。又如謂宋人必欲去呂不韋月令爲非一條。王介甫新法其中固有可行者一條。皆持平之論。宋稗類鈔謂元祐初政。司馬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至罷僱役。復差役。人情未協。范純仁曰。治道去其太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調謔編亦稱東坡登禁林。與司馬溫公共論免役差役。利害不合。則僱役殆未始不可行也。至謂茅容殺雞奉母事。爲東漢尙名節。遂有僞名節。王叔文志小而圖大。欲有所更張而不能決。史謂其黨日夜密謀。不令人知。爲故甚其辭。謝安當國。委任得宜。衆心不搖。而淝水之捷。評史者謂晉君臣無恢復志。殆未深考。則又不同矮人觀場。隨衆毀譽。而又非過爲危言。酷論以聳動耳目者。信通人也。道光戊申。展重陽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